



硝烟剧魂

——抗敌演剧一队回忆录

李超 著

李布尔 整理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把
硝烟剩魂

魏巍著
田代文
出版

把
美丽的青春

献给艰苦的革命斗争

以
忠诚的一生

投入伟大的祖国建设

周巍峙

一九五五年

《硝烟剧魂》序言

张光年

李超同志去年在广州逝世。噩耗传来，朋友们无不为之惊愕和痛惜。我们又损失了一位久经考验的、事业感特强的戏剧家。他将毕生的精力和才智献给人民的戏剧事业、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的遗著《硝烟剧魂·抗敌演剧一队回忆录》即将问世。我谨此写几句话，表示对故人的敬佩和怀念。

我们相识于抗日战争初期，在北京解放前后有过不少工作上的接触。五十年代前期，我们先后同和田汉同志主持的文化部艺术局和中国剧协工作，朝夕相处。新中国文艺事业草创伊始，大家都忙。李超同志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热忱，总是把最繁重的事务揽在自己身上。他的工作经验丰富，在艺术界有广泛的联系，对创作和业务常有很好的见解。我曾得到他多方面的帮助。

1988年10月，一批戏剧战线的老同志在武汉重新聚首，亲切座谈，纪念抗敌演剧队成立五十周年，回顾并总结长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表达对这些演剧队的创建者、领导者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田汉、阳翰笙、洪深、冯乃超同志的怀念之情。李超是这次座谈会的发起人筹备人之一，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抗敌演剧队的奋斗史是可歌可泣的。这次会上，对于艺术地总结经验，撰写队史和回忆录，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李超同志的回忆录，那时已在撰写中。他为此化费了大量精力。他还同已故的舒模、张客等同志一起，主持抗敌演剧第一队（剧宣四队）队史的编写工作。他来不及看到回忆录和队史

出书。但戏剧界的青年一代，都会从书中受益不浅。

跟许多老年文艺家们一样，李超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日来翻阅《李超咏戏诗词选》，我留意于他年满77岁时的词作《回顾与反思》：“……回头思顾，匆忙日月无闲。”（他老在忙着）“望空兴叹，身难由己，却又都是心甘。”（他的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他深感自己著述不多，“唯能观剧评戏活跃艺苑，新秀嫁衣鲜。”（为新秀做嫁衣，也是心甘。）确实，看着青年一代茁壮成长起来，个个“新秀嫁衣鲜”，已往的“匆忙日月无闲”，也就感到心安理得。我们从李超同志这些诗句中，感受到他的坦荡胸怀，他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这种坦荡胸怀，同他早年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根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将从李超同志的回忆录中，看到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党所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的英勇战友们，还有文艺战线上千千万万青年战士们，为抗击日寇侵略，挽救祖国危亡而赴汤蹈火、奔走呼号的身影。正当全国人民盛大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本书的出版，作为一份革命老战士的献礼，我想是符合李超同志遗愿的。

（1995.6.9. 于北京）

引言 史海寻踪情悠悠

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的巨轮陷入灾难的深渊。世界面临第二次大战。

中华民族经历着旷古未有的海外侵略者最野蛮、最残暴、最血腥、最大规模的洗劫。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蒙受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至的践踏，元气殆尽，以至于在倭寇入侵面前竟然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强盗们海啸一般席卷着中国。然而中华民族毕竟是伟大而优秀的民族。近百年的落后挨打，鞭策几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自强不息地抗争与奋进，正如地层深处一股澎湃的岩浆在涌动、在沸腾。日寇的入侵把我们民族抛进苦难的深渊，要么亡国，要么反抗。外力的巨撞终于形成突破口，岩浆终于冲破封闭的地壳，开始爆发、喷腾。战争，催动着古老民族的裂变与新生；战争，释放出巨大凝聚力，将那内战内耗瓦解成的一盘散沙，熔铸成抗击外虏的钢铁长城。坚韧不拔、英勇不屈的民族魂魄重经锻造，迸发出回天之力。

那是炎黄子孙永世不该忘记的苦难时代，又是可歌可泣的伟大民族开始崛起，人民意气高昂的时代，是产生慷慨激越的文艺作品的时代。抗日的烽火孕育着属于自己时代的文艺，尤以戏剧运动的勃兴而引以骄傲。中国的戏剧自春秋时期的优孟始，便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抗战戏剧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与自己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为民众觉醒、民族团结奔

走呼号，为抗日救亡、重振国威摇旗呐喊，立下汗马功劳。

那是个后来者回味无穷的抗战文艺时代。在戏剧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下，戏剧以自己优越的素质充当了抗战文艺的先锋。成千上万的戏剧工作者和青年学子走出亭子间、走出校园……走出各自家庭狭小天地，汇成一支文艺工作大军。他们怀着高度政治热情，以戏剧艺术为武器，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投身抗日救国伟大斗争。他们把戏剧从象牙之塔带到了农村和军营，把新兴的话剧形式播种在祖国广袤的民间土壤中。一代戏剧人才在战火中成长造就，苦难的人民被戏剧火花照亮心田，抗战的大众戏剧焕发出不可磨灭的光华。

在蔚为壮观的抗战戏剧大军中，有一支既不同于解放区戏剧队伍，又有别于国统区大后方城市剧团的演剧大军，这就是周恩来副主席领导着郭沫若、田汉、洪深等戏剧名流亲手创建的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十支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他们活跃在抗日战场，受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身穿国民党军装，深入白区，从事半地下的抗日宣传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在夹缝中生存。他们遭受过国民党右翼的迫害和地下斗争的种种坎坷；他们经历过大后方剧人所体验不到的前沿阵地硝烟战火的洗礼；他们承受了所有流离失所的难民品尝的贫病饥寒，同时他们参与了抗战戏剧的构筑，创造了属于时代又仅属于他们自己的戏剧，建树了中国话剧史上无可替代与磨灭的功绩。郭沫若称他们“大抵是意志坚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对菲薄生活甘之如饴的青年”。田汉赞他们为“壮绝神州戏剧兵”！十几支演剧队，每一队的历史都是一部民族苦难中锻造灵魂的史诗。

抗敌演剧队培育、锻造了上千名文艺战士，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为今生有这样一个为抗日救亡而历尽磨难青春，有这样一段不凡的演剧队生活经历而自豪。

我所在的抗敌演剧第一队（后因配属第四战区先后改为剧宣

四队、演剧四队）是一支由几十位热血青年组成的演剧团体。从1938年8月成立至1949年5月，整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十一年。我有幸跟随这支队伍自始至终走完全历程，是建队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十一年里在硝烟战火中我们征程数万里，足迹遍及浙、苏、赣、鄂、皖、豫、湘、粤、桂、黔、川、冀等十余省份的乡村城镇。参与过保卫大武汉、长沙大火赈灾，昆仑关大战等重大战事；奔波于湘北、粤东、桂南诸战地，卷入过湘桂黔大撤退的人流……我们在战地，在后方，在山乡，在城镇做过大量战地服务和宣传群众工作，并且始终不忘、不辱演剧队的使命，在晒场、在山坡、在庙台、在剧场上演了中外名剧和自己创作的抗战题材多幕剧、独幕剧、活报剧及幕表剧百余个，并创作演出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和民族舞蹈，赢得士兵、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阶层观众上百万。我们把最充满生命活力的年华献给了战火纷飞的时代，献给了水深火热中穷乡僻壤上的人民，献给了抗战戏剧事业。

几多自豪？几多惆怅？几多抱憾？往事未容回首，新中国的戏剧事业就催促我们踏上新的征程。然而建国后，抗敌演剧队却长期遭到极左思潮和不明真相人们的误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许多同志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迫害。遗憾的是当我们需要澄清史实，把抗敌演剧队的真正历史告诉世人，我们需要重新总结和思考的时候，那些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放弃了许多个人行装而从战争炮火中，经历长途行军的艰辛而珍留下来的队史资料，已在文革劫难中散失，所剩无几了。80年代中期，我受战友们委托为队修史，写下《舞台风云十一年》，未能正式出版，也未能促使一部更完整、更确凿的队史问世。如今，眼见当年队里的骨干相继作古，而我也已进耄耋之年。好在对50年前峥嵘岁月中的许多往事依然记忆犹新；散落各地的报刊史料中依然可查找到我们当年的行踪；我个人珍藏的日记和剧本

以及多年来战友间的交流与回忆也都可以作为信实史料的依据。于是我在 80 年代工作的基础上，核实、补充完成了这部回忆录。无论将来成为焚书，还是藏书，我都算对历史、对战友、对后人尽了一份我应尽的责任。

……历史是不容抹杀的。

目 录

序 言	张光年 (1)
引 言 史海寻踪情悠悠	(1)
第一章 演剧一队前奏曲	(1)
救亡演剧续传统	(1)
抗敌剧团初演兵	(4)
第二章 昙华林里生力军	(12)
阳光雨露生之源	(12)
艺苑春晓发几枝	(15)
戏剧走向论短长	(16)
第三章 文化触角伸前线	(20)
大冶前沿试锋芒	(20)
革命老区叙衷肠	(23)
大证章与假左轮	(24)
战地活报遍野香	(27)
第四章 淬火冶炼入长沙	(32)
岳麓山下奖与惑	(32)
转移途中经考验	(34)
长沙大火白真相	(37)
周公麾下赈灾时	(40)
第五章 深入他营壮我威	(44)
初交抗日“铁将军”	(44)

“演剧大队”有来由	(46)
巡行十二集团军	(50)
第六章 夹石缝中图生存	(53)
风云突变费周旋	(53)
弄拙成巧演“流寇”	(56)
再赴前沿走东江	(60)
雾散云开复建制	(63)
第七章 共来百越文身地	(64)
乍落柳州逢亲人	(64)
桂南前线千里行	(67)
北方雄狮舞壮乡	(72)
高峰坳下的沉思	(79)
第八章 剧艺进步转折点	(83)
草台班子进桂林	(83)
南宁留下的足迹	(88)
再进长沙小会师	(92)
第九章 阴霾难遮吐芳菲	(96)
改番号剧宣四队	(96)
再受训应对绝招	(97)
排《蜕变》刻意求精	(99)
第十章 边陲风光人戏来	(107)
跋涉途中自奋蹄	(107)
靖西掀起戏剧热	(111)
边城创作收获多	(118)
第十一章 西南剧展写春秋	(125)
未雨绸缪培双葩	(125)
舞台风采觅知音	(132)
抗战救亡成流派	(138)

最漂亮的展览室·····	(140)
第十二章 十万人流湘桂泪·····	(144)
四九怀远同盟曲·····	(144)
保卫桂林枉徒劳·····	(146)
胜利前奏车厢底·····	(149)
黔桂血泪写征程·····	(151)
困安顺演剧自救·····	(155)
创新作苗寨结缘·····	(159)
第十三章 黎明将至战于黔·····	(162)
贵阳半载待天明·····	(162)
日寇降后胜利果·····	(168)
民主浪潮乐声高·····	(173)
第十四章 一江秋水送暖情·····	(176)
山城怒放战地花·····	(176)
武汉艺术指挥塔·····	(181)
原野日出寄心声·····	(188)
第十五章 险路崎岖盼曙光·····	(195)
建剧场深谋远虑·····	(195)
斗心智最后防线·····	(201)
迎解放终归家乡·····	(207)
煞 尾 言犹未尽的思绪·····	(210)
附 录 抗敌演剧一队（剧宣四队、演剧四队）	
成员名单·····	(212)
敬礼！ 英雄的反法西斯艺术奇兵（代跋）···· 陈丁沙	(219)
演剧队情结（后记）···· 李布尔	(227)

第一章 演剧一队前奏曲

说起抗敌演剧一队的历史，必然要提到上海救亡演剧三、四队和抗敌剧团。这不仅因为抗敌演剧一队是在抗敌剧团的基础上组建的，抗敌剧团的前身又是上海救亡演剧三、四队，还因为我们队和他们的行动纲领、艺术主张和队的作风都是一脉相承。这从田汉对抗战初期戏剧运动的总结文章中，从魏曼青队长为西南剧展写的抗敌演剧一队史略中，从张客在西南剧展上代表我所作的专题报告《演剧队的作风》中都可以证实。

虽然，当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战争发生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随即成立时，我还是平津流亡学生会的成员，正在南京筹建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但作为抗敌演剧一队的首批队员、抗敌剧团的成员，没有不熟悉这段经历的。因为它给我们带来引以骄傲的光荣传统。

救亡演剧续传统

上海救亡演剧三、四队带给我们两个光荣传统：一是从左翼剧联承传下来的开创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传统；二是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时期承传下来的，学习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理论、探讨中国话剧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体系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又是相辅相承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于1931年9月在上

海成立时的《行动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了开创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主张，阐明“剧联”的主要任务是在白色区域开展工人、学生和农民的演剧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形成网络，并将纲领付诸实践，演出了不少反帝反封建的剧目，尤其是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剧联的反日演出活动极为频繁，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上海戏剧协社演出的《怒吼吧，黄河》。

1935年至1936年，左翼戏剧运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左翼剧联被迫解散，为集聚戏剧队伍，建立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相继演出世界名剧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挪威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原著，欧阳予倩改编的《欲魔》和奥克塞原作，沈西苓、宋之的改编的《醉生梦死》等，出现轰动一时的演出盛况，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业余实验话剧团。许多左翼剧联的知名演员和导演成为该团成员，剧团理事由应云卫、陈鲤庭、赵丹、章泯、徐韬、瞿白音等七人组成。几个月里在卡尔登大戏院连续公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宋之的的《武则天》、曹禺的《原野》等，以鲜明的主题思想、高雅的艺术格调、严谨的演出作风博得观众与评论界赞誉。

是卢沟桥的炮声、淞沪的战火扯断了他们刚刚扬起的戏剧理想的风帆。他们没有退缩和停滞，而是开辟了另一条更为迅速通往大众与民间的航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爱国戏剧工作者们迅速组织起13个救亡演剧队，名星云集的上海业余实验话剧团被编为第三、第四队。总队长应云卫。三队队长郑君里，队副徐韬。队员有：赵丹、魏曼青、王为一、沙蒙、舒非（袁文殊）、顾而已、吕斑、叶露茜、朱今明、田蔚、伊明、赵曙、俞佩珊、沈曦、李森林、金乃华、海涛、黄晨等。四队队长陈鲤庭，队副瞿白音。队员有：赵明、魏鹤龄、陶金、吕复、舒强、张客、严恭、吴晓邦、吴茵、范

莱、李琳（孙维世）、赵慧深、吴湄、钱千里、田鲁、吴衍、范迥（苏丹）、郑岩（东方）、钱风、张水华等。

“从卡尔登到街头！”“从剧场到庙台、土坡！”“戏剧上街！戏剧下乡！”一时成为广大进步剧人引为自豪的战斗口号。

救亡演剧三、四队乘小木船离开大上海。由三队充任先锋队，8月24日出发，先抵苏州。“工作极具成效”于是电召四队于9月3日径赴无锡、青阳港。两个队在京沪铁路沿线上常熟、常州、宜兴等地交叉流动演出。在短短半个月里，深入二十几家工厂，四、五个乡镇进行宣传演出，并“历访四郊伤病医院，获观众七、八万人。”^①演出剧目有《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即所谓“好一计鞭子”，还有《毒药》、《秋阳》等。戏虽简短，但有很强的宣传鼓动力，深受群众欢迎。尤其是陈鲤庭创作的《放下你的鞭子》。取材于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后，难胞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生活，崔嵬饰东北老汉，李琳（孙维世）饰他的女儿香姐。每当观众看到香姐为生活所迫卖艺受尽欺凌，看到父女抱头痛哭时，都不由泪流满面，高呼抗日口号。有些来自东北的难民，边看边哭泣。演员们当即邀请这些难胞现身说法，参与演出，常有意想不到激励人心的效果。有的青年农民看着演出，情不自禁地高呼：“我要上前线！”在演剧换景时，演剧队员们还穿插演出一些小节目。像范莱演出的《卖梨膏糖》，曲调为当地群众普遍熟悉，却换上了有如“谁吃了我的梨膏糖，拼命打东洋”这样鼓动抗战的新词。除了演出，还教当地群众唱抗日歌曲，辅导当地群众剧社演剧。太湖剧社、武进青年抗敌服务团都受过很大影响。

抗战，促使话剧在中国民间得到空前普及，使左翼剧联多年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愿望真正得以实现。高雅的话剧艺术在社会

① 参见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戏剧春秋》1941年第1卷第6期。

生活的底层迅速赢得远远超过卡尔登几倍、几十倍的观众。任凭日寇飞机不时的骚扰与轰炸，只要救亡演剧三、四队宣传演出，群众总会蜂拥而至，听说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们为宣传抗日救国才来到这里，演出场地的气氛更加热烈，掌声、叫好声、口号声不绝。演出后，老大娘们端来热开水，好客的青年们请他们家中歇脚，壮劳力们主动帮助搬运布景道具，亲如家人。在慰问前线负伤战士演出时，躺在病床上、担架上的伤员听到他们的歌声，眼泪浸湿了枕头……。农民、士兵群众那炽热强烈的反侵略爱国热情，那忠厚质朴、勇敢坚韧的品质深深打动着来自大上海的剧人们。

抗敌剧团初演兵

1937年10月，救亡演剧三、四队在镇江会师，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派中央制片厂王瑞麟先生来镇江，说：“鉴于三、四队在京沪路上演剧宣传影响之强烈，希望两队人马晋京接受国民政府领导。”这件事引起队员们极大烦感，抗战两个月来所见所闻国民党欺压百姓的罪行比比皆是，怎能“入朝”给国民党当局涂脂抹粉？为此徐韬受地下党组织委托，冒着敌机频繁轰炸的危险，去上海找夏衍同志，与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取得联系，作出决定：在有条件取得一定自主权的情况下，可以和国民党合作。这有利于坚持团结抗日的大局，促使国民党当局放弃对日妥协的政策。与此同时，瞿白音去汉口，通过阳翰笙同志的关系，征得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等领导的同意。当时，请示的人不可能把党的指示公诸于众，所以在受编问题上虽然经过地下党成员反复思想动员，还是有人转变不了看法。根据自愿去留的原则，有人离队，或去武汉成立了旅汉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留下的有郑君里、徐韬、瞿白音、王为一、吕斑、沙蒙、俞佩珊、舒非、魏曼青、张客、舒强、严恭、范莱、田蔚、李森林、赵曙、吕复、赵明、海涛、吴

珩、范迺、郑岩、钱风、陆蔚芳、吴晓邦、张水华等 53 人，去南京成立抗敌剧团。成立前，与军委政训处谈好十项前题条件，其中包括要保证团体的行政业务自主权，人事组织与演出剧目自行决定权，保持艺术团体特点，不穿军装等。这样，抗敌剧团仍然可以像原来救亡演剧队一样发挥自己的战斗作用。由于有了“军委会政训处”的招牌，也有了微薄的活动经费，有了继续坚持抗日宣传工作的物质保证。

抗敌剧团由应云卫、郑君里任正副团长，团内仍分成两个队，分别由瞿白音、徐韬任队长。成员又增加了舒模、石炎、熊焰、顾敏书、肖龙等。

改编后，剧团立即在南京为国民政府官兵和各阶层市民演出。除“好一计鞭子”外，还排演了章泯创作的《我们的故乡》和徐韬根据“八一三”爱国将士英勇抗日的史实编写的《八百壮士》。两个月来深入乡村与部队的演剧生活，使他们塑造人物既有娴熟的演技，更有了接近大众的真实感和生活气息，很受广大观众欢迎。

11 月下旬，上海告急，南京形势日益吃紧。南京各机关纷纷迁往武汉，市民也陆续撤离，抗敌剧团随后奉命西迁。乘坐政训处调拨的铁篷闷罐车离开南京，继而搭乘木船沿长江溯流而上，有时还要跳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拉纤行舟。一路上，沿江各要地集中了许多伤兵。伤兵出入街市，与市民造成纠纷已成为普遍现象。调解纠纷、收容并慰问伤兵成为剧团中心工作。每到一地，除了演剧宣传，还辅导当地青年学生进行演剧、歌咏和绘画活动。

我们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与抗敌剧团第一次相遇是在芜湖。我们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的学生，看了《我们的故乡》，领略了一流的演剧水平，为之倾倒。像徐韬演的老头儿，从形象到动作都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成为我们步入戏剧之门的重要一课。于是我们邀请他们给我们讲课、排戏。后来，我们在大冶再次遇到抗敌剧团。从芜湖分手后，他们又去了安庆、九江、武汉，随后

来到武汉附近的大冶、石灰窑、黄石港为钢铁、煤矿工人们演出。他们在武汉参加了赫赫有名的全市话剧界联合演出，上演了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

这是抗敌剧团第一次深入工业区。我们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和他们战斗在一起。不仅为工人们演戏，还下到矿井深处去慰问。当井下作业满面黧黑的工人们见到这些朴素、热情的知识分子来到跟前时，激动地迎上来紧握着我们的手，连声喊着：“你们可真辛苦啦！”那扑面而来的真诚的暖流顿时溶进全身。后来，我们还为工人夜校上文化课、讲解时事、排戏、筹组“港、窑、湖抗敌后援会，并秘密组织起一支工人武装游击队。这时我们也排演了《我们的故乡》，特邀张水华和抗敌剧团其他同志导演、辅导。

在大冶，抗敌剧团为工人们创作了一批现实性很强的活报剧。从剧本内容到演出的结构形式都作了新的尝试，以适合工矿广场、街头、剧场，以至卡车上等各种条件下的流动演出。这些活报剧曾产生过巨大宣传鼓动作用。像赵明、严恭编导的《同心合力打东洋》，徐韬、王为一编导的《为自由和平而战》是其中两个最有影响的大型活报剧。《同》剧在石灰窑首演。演出时舞台分为资、劳两方，中间隔一壁。抗战爆发，劳、资谈判达成一致抗战的协议，隔壁被撤去。演出形式生动、新颖，很受工人们欢迎。三幕剧《为自由和平而战》是回武汉后演出的。大幕拉开，报幕人站在一幅大地图前慷慨激昂地演说，把日寇入侵战况和各地军民抗战的形势报告给观众，随后展开剧情。结尾仍以报告人政论讲演结束。演出中舞台上不时出现海陆空军作战场面的剪影。为援华的苏联空军专场演出时，天幕上出现苏联飞机阵队时，剧场效果最为强烈。总之演出从剧场到街头，运用活动卡车做舞台，数万市民观看演出，煽动起昂扬的抗战情绪。

魏曼青曾在桂林“西南剧展”前夕，追忆抗敌剧团这段经历时这样写道：“由于沿江及武汉工作，与其他团队之经验，证明演